



布景集

◎ 黄立宇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WRealism

布景集

◎黄立宇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WRealism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布景集 / 黄立宇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

(生活志)

ISBN 978-7-5306-6585-5

I. ①布…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4704号

选题策划:汪惠仁

封面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田 静 张 森

责任校对:曾玺静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141千字 插页:2页

印张:9.875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身体

——序“生活志”文丛

从出发点到归宿,陪伴我们一路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生活记录在我们的身体里。

世界记录在我们的身体里。

生活与世界被我们怎样记录,我们就怎样被生活与世界记录。

我们要记录的也许太多,我们也许会抱怨笔墨不够;我们也许会担心,世界只记录了我们卑微的一面。

但始终只有一种身体是没有抱怨没有担心的:它看见了繁华,也目睹了凋零;它看见了洪流,也采撷了浪花;它无视成见,勇敢地踏入观念的“野外”……

——这样的身体,它无须抱怨,无须担心;笔墨也许会遗漏,世界也许首先记录的是你卑微的一面;但这样的身体,是敞开的身体,是生长的身体,是可以反观的身体,是可以由是反观“身体”的身体,是

值得信赖的可以作为“生活志”的身体。

文字的身体固然不能全然跳出权力的叙述，但它可以努力展示自己与生活是怎样被权力叙述的。

汪惠仁

WRRealism

生活志 目录

他们

- 城北柴家 3
矮子威丁 21
我的能工巧匠们 42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47
一个朋友 54
大姐 59
阿姨 63
水草般漂浮的灵魂 69

东坡爱书 74

日常

- 对门 79
微波炉事件 86
面瘫 93
寄走的玉米粥片 96
诡异的电视 98
三轮车的故事 101

买书小记 106

咖啡馆 139

场景

现场 113

阿美理发店 121

邂逅 124

灯光球场 127

何处闻书香 131

摆馄饨摊的女孩 135

时光

一把扇子 143

有关粮食的零散记忆 146

老狐狸和爆米花 154

广场忆旧 159

我在血站的时光 163

郁伤的芭蕉 167

生活志 Realism 目录

W R Realism

生活志 目录

- 布满麻雀的天空 170
有关咚米胖的膨化记忆 174
- 岛屿**
- 我的嵯泗 179
青浜,青浜 184
衡山印象 190
在蚂蚁岛 195
- 虾峙览胜 202
永远的沈家门 209
百步沙感怀 213
- 别处**
- 天底下最好的旅馆 221
江边旅店 226
泰顺廊桥小记 229

在西安 232

山地印象 236

湘西日记 241

乱弹

关于摄影:微笑的茄子与其他 277

寒衣论 283

技艺之心 291

影像读记 294

后记 307

生活志 Realism 目录

他们

城北柴家

记忆中的城北老院，共有九户人家。

柴家是一个例外，柴是女主人的姓，叫柴杏花。

柴杏花结实而矮胖，风格泼辣，古道热肠，待人热情非凡，什么时候都想帮你一把。

几年前，我在九家塘附近碰到她，她在卖“白斩”。“白斩”是个笼统的说法，主题是白斩鹅肉，当然也顺带着卖点红烧大肠、猪头肉什么的。所以说到底也不是“白斩”，而是那种很见酱油功夫的烤鸭。

老邻居，又是长辈，多年未见，意外相遇，倒也亲切。但后来每每经过那里，必被叫住，然后必要切一点“白斩”给你，塞你怀里来，你不接，事情便很严重，你就“看不起阿姨”。

这个柴阿姨，早年无业，与我母亲一道，在南门飞机场晒鱼鲞。

这是一个国民党溃败时期匆匆建造又废弃的军用机场，一个比较开阔的空旷地而已。它靠近码头，成为水产公司的晒鱼场。时过境迁，曾经的飞机跑道变成了一条马路。无论是晒场还是马路，人们都坚称它为飞机场，一说飞机场，大家都听得明白，尽管它仍然是一片辽阔的区域。

从飞机场收工回来，母亲和柴杏花时常会偷一些鱼鲞回来，塞在她们宽大的衣襟里。

有关这段生活，在我的小说里有所描写。小说写到一架军用直升机正在那儿临时降落的情景，这是一件稀罕事。许多人都跑去看，人群中间肯定少不了我。那天我正巧在衙头横街的外婆家。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高速旋转的机翼掀起一股狂风，黑压压的墨鱼鲞像树叶一样被吹得四处飘散，一群青壮年妇女手脚大乱，裹着头巾的母亲置身于一群黑蝙蝠般飞舞的鱼鲞之中，向空中投去茫然失措的一瞥。

柴杏花的丈夫姓王，叫王国光。

以前有一种国光苹果，徒具光鲜的表面，吃起来口感“糊其其”。

所以，我们连带着这个王国光，叫成烂苹果。

那个时候，对小孩来说，父母的大名是天字一号机密。长辈的名字要是像口香糖一样，反复嚼在哪个小屁孩的嘴巴里，还要当着你的面，冷酷地说出来，一边挑衅地看着你，此乃奇耻大辱。

我们说，烂苹果！王国光的两个儿子表情开始复杂起来，他们倒也认真，立刻道，不许骂我爸！我们说烂苹果是你爸吗，他们说不是。我们说，不是怎么就骂你爸？

这两个儿子纠结万分，陷在逻辑混乱里不能自拔。

不过，当面我们都尊称王国光为小王叔叔。

这个小王叔叔，前不久我还碰到他，他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我叫了他一声小王叔叔，他看了我半天，仿佛从前的日子慢慢地在我脸上腾起来。他伸出一根手指，点着我，又收回去，给自己摸了一支烟。他就笑了，找到了答案。

王国光当时在老契电厂上班，不经常回来。每次回来他都会带来许多河鲫鱼的鱼干。

小王叔叔伸出手掌，向我们描述这些河鲫鱼生前模样：都有手板面宽。

这个没有人表示怀疑。他的捕鱼工具是一根自己做的鱼叉，两寸宽、三尺长的竹片，头上夹着四枚铁钉，事情就这样成了。老契电厂附近都是一些农田和河流。我们的小王叔叔拿着鱼叉，如果是晚上，还要带上加长型的能装四节电池的手电筒，他沿河走去，走着走着就看到一群梦游的鱼了。

因为众所周知的环保问题，这样的情境已经成为童话。

由于柴杏花的好客，我们都吃过小王叔叔的鱼。柴杏花的好客是这样的，小王叔叔回家的时候，不能在她还没有过目的情况下，就把鱼私分给人家，这是柴杏花所不能接受的。这要等她收

工回来，一条条地看过，心里有了盘算，再热情洋溢地分到每家每户。

小王叔叔的鱼有一个特点：他的鱼，背脊上都有四个小洞眼——

大家都知道，那是小王叔叔神速而有力的一记。

柴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王九江，这很好理解，从字面上落在他们的原籍。老二的名字气魄还要大，叫王九州。这叫立足家乡，胸怀祖国。如果再出来一个儿子，便是放眼世界了。但我想不出，应该叫九世，还是叫九球呢，都不合适。我想王国光一定有办法。

九江和九州都比我年少。我九岁那年，搬到城北的那个大杂院，他们还是两个小碎人，整天在床上蹦跳——我觉得小时候看人看物，还有对时间、距离的感觉，跟成人是大不一样的。这兄弟俩仅仅比我小了两三岁，但我居然觉得他们都是小小人，自己已经可以把手插在裤袋里，对这个世界说三道四了。

那一年夏天，我的外婆来了。她是典型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的风姿，与竞走运动员有一拼。掐着一方丝帕，手还要放在腰后。现在想起来，整整一个旧时代向我扑面而来。

外婆在城北住了一阵。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柴家的两个儿子，在本埠方言里，一个叫舅舅(九州)，一个叫舅公(九江)。这在外婆看来是犯了大忌的。本来嘛，平头百姓家的孩子，取个贱名，

阿狗阿猫的,不生病,好养活。但外婆没有把心中的疑惑说出来。临到离开的那天,她已经上了三轮人力车,终于还是放心不下,下车拉过母亲,像是托付一件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

我看见母亲的脸庞像瞬间开放的花朵,然后才慢慢地蹲下去,发出尖利的笑。

柴家还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完全跳出了原来的格局,叫春兰。

九州、九江和春兰都是他们的外公带大的。

这是一个矮个老头儿,背驼得很厉害,走路时,脑袋一直冲在最前面,两脚左一摆右一摆,仿佛现在电影里模拟的史前动物的做派。

大家都叫他柴老师。这个称谓是否与他曾经的职业有关,不得而知。

柴老师喜欢走路,喜欢穿街走巷,整天手里牵着他的小外孙女,奔走在这个小城的迷魂阵里。

在我看来,似乎柴老师的驼背,让他躬身携幼的身影显得如此的恰如其分。柴老师一边颠儿颠儿走,一边嘴里还模拟着街头常见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鼓乐,咚得儿咚!咚得儿咚!

柴老师的嘴巴有点漏风,听起来的效果是:穷得儿穷。

他的女儿说,你嫌我们家还不够穷吗?

柴家确实很穷,比我家还要穷,但人家穷得有节奏,有起伏,

有想象力,经常有豁出去放开来吃一顿的壮举,而我们家是一贯的节俭,死气沉沉得令我们绝望。比如夏天来了,小店里西瓜到货了。我对母亲说,外面西瓜五分钱一斤。母亲说我知道了。就好比一个士兵来报告敌情,首长说知道了,这就没有士兵什么事了。

她不知道这西瓜切开来,咬下去,会是多么的甜!

但是柴杏花知道,她捧着西瓜进来了,全院子的人都看着她,带着批判的眼光。

柴杏花说,吃呀吃呀,大家都来吃呀。

这时候,现场的人都有点胃痉挛,有点矛盾重重,是要上前去分享一块呢,还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视若不见。我肯定是跑着过去了,我母亲绝望地叫了我的名字,我不敢回望,她叫一声,我停一下,然后毅然决然地继续向柴家走去。那天,我分到一小块西瓜,我把瓢啃完,西瓜皮放在那里了,我的皮里还有一点点红,他们都看着我,不可原谅地看着我。我又拿回来啃。

这个院子,没有几家是厅堂齐备的大屋,经过几番历史的风云涤荡,原主人大都作烟云散,他们的房子收归到房管所的名下,然后再进行无序的搭建拼接,形成连片的民居,原有的大屋,也挤着两三户人家。

柴家没有厅堂,进门很小,直接就是房间,前后两间。后间的窗外,是一条狭小的过道,从过道里出来,到我家的后门,又是另